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遲到四十載的建築桂冠 · 陳家毅

久等了四十年，建築師尼夫·布朗終於獲得英國皇家建築學院桂冠，表彰他的平民公共住宅群建築美學。

建

築和文學，在本質上極其相似。一件剛完成的作品公諸於世是否能流芳百世，雖未必可以立即判斷，會意者心裏有數，時間遲早總會給它下個公正的定論。建築或文學作品，從外觀表態可以察覺其內心的思想；附屬的政治因素或動機，有時更昭然若揭。

久等了四十年，英國（原籍美國）建築師尼夫·布朗（Nave Brown）在他過世前終於獲得英國皇家建築學院桂冠（RIBA金牌獎），想必感慨萬千。當RIBA在去年九月份對外公布二零一八年度得獎者名字，建築時尚新一代早忘卻了的老建築師，彷彿是顆冷不防丟出的石子，在原本平靜如鏡的英倫建築界池塘，泛開了圈圈漣漪……

遠至一九六八年，不知不覺距今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。

五十年前的英國是個很不同的地方：左派「工黨」常年當政，工會實力強盛，社會主義正興，學運、女權、反戰潮高漲，披頭四、搖擺的一代（Swinging Sixties）席捲倫敦城。倫敦前衛性學校「建築聯盟」（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, AA）應時出現了一群年輕有為的社會主義理想者設計師，不但要為平民

解決房屋短缺問題，更希望為勞工階級社群打造新英倫式現代住宿環境。尼夫·布朗就是其中一員。

這群滿懷抱負的建築師追隨的是歐陸派現代建築法，他們尤其推崇法國柯比意（柯布西耶）、德國包浩斯、以及荷蘭社會住宅等設計法。乾淨新穎的建築理念為：一，空間以人為本，尺度以人的活動範圍計算；二，平面布置、立面開窗等的線條簡約、構圖處理為新「現代建築」美學，常以歐陸的抽象畫作為靈感；三，拋棄一切無謂的古典裝飾和點綴；四，建築材料以清水混凝土為主，配合木板、鐵件、玻璃等；五，一切原色原貌無添



倫敦的亞歷山大路住宅群：現在到處有花有草，久居這裏的鄰人早已和建築環境融為一體

加，以創意的建築細部取勝；六，住宅群以四至八層樓為主，回歸到喬治或維多利亞式排屋建築的高度；七，全方位的住宅設計不浪費空間，平屋頂作為社群共用的陽台或花園；八，建築須與環境配合。倫敦城市早年為方便管理，劃分出不同區域各自為政。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，左派「工黨」當政的康登區（Canden）和伊斯林頓區（Islington）在

倫敦北岸是知識分子、學者、大學生、藝術家、劇作家常愛聚集的文化沃地。康登區的「愛民政策」在倫敦眾區裏尤為顯著，並在六十年代設立了「公共住宅」建設部門，專心負責開闢新社區，以應付倫敦

的迅速人口增長。康登的新「公共住宅」部門為尼夫·布朗和同黨提供了絕好的實踐機會，在學校裏的設計、辯論不流於紙上談兵，藉此可以付諸於行。「建築聯盟」素來招人非議有「象牙塔」的惡名，新住宅設計落實為實體建築，無疑為母校扳回一局。

二戰後英國國情仍屬保守，這樣的新建築方式與新美學正在初啼「試驗」階段，大膽地挑戰了主流傳統。新建築

因為曝露的混凝土牆柱為主體，剛完成時週遭樹木又尚未覆蓋，整體感覺剛固生硬，與老英式鄰里格格不入。無奈這距離感令前衛建築變得有點孤芳自賞，馬上遭受另建築學派質疑和譴責，與其他清水混凝土現代建築一併被列為不太恭維的英國「野獸派」建築物（Brutalist Architecture）。

偏又遇上保守黨女強人撒切爾（戴卓爾）夫人鐵腕的政策來勢洶洶，深左的工會、中左的工黨瞬間傾倒宛如紙牌。撒切爾夫人深信資本主義的自食其力，鼓勵國民擁有私人房產，不倚靠社會福利。這與之前工黨的造房廉價租給民眾的國宅政策正好背道而馳，倫敦各區的「公共住宅」部門不得已逐漸關閉，康登區也遭散原有住宅建築組。

九十年代後民間冒起自組的「房屋聯盟」與「合作社」並非全建築專業，完全是另回事。小團體自籌資金申請政府批示，找建築商建蓋的公用住宅模仿私人住宅但用料通常簡陋，水準參差不齊。

等不及做公開演說的得獎人尼夫·布朗在今年初就往生。政治、潮流、人的思維轉了數轉，跌跌撞撞竟又回到他的跟前。年前倫敦高樓住宅的一場大火終於喚醒了市民，看清楚唯利是圖的建築商人。英國皇家建築學院遲到四十載的建築桂冠擊起一記響鐘，無奈四十年前康登區的「公共住宅」部門早已一去不返了。